

南遊日記一卷

無錫唐慶詒謀伯著

民國六年七月十五號領校長及本地市長介紹書。蓋南方風氣不甚開。恐或遇留難也。下午往見醫生種痘。以防南方病染。南方所飲水不甚清潔。醫生囑每星期種一次。二次後始可止。

十六號早開塞爾君因種痘發病。至十一時始略愈。遂同往起程至芝加哥。往麻塞費公司。

Marshal Field Co. 購物。以南方暑熱。購草帽通風鞋 Ventilated shoes 及羽毛布衫。

Mahair coat 又以旅行衣服貴堅韌。購斜紋布 K haki 褲。青紗布襯衫。及羊毛襪。又以行

李貴輕便。購背囊。衣服外又備肥皂。木梳。刷子。火酒。用以治傷。汗粉。藥品等物。均置囊中。晚七時

乘輪渡米希根湖。月黑風尖。十時抵聖若望 St. Joseph Mich 宿友人家。此友爲余等兄弟會會友

十七號下午閒步米希根湖畔。水潮奮湧。奔走撲人。岸爲沙灘。小石星布。中埋水鳥羽及小死魚甚多。既而日暗風急。小雨迷濛。遂避入一公園。聽軍樂。隨回友人家。

十八號晚往游盤登港。Bantou Harbor 近處有一宗教派。名突微宅 House of David 入

教者將私產充公。築室聚居。不嫁不娶。游人欲觀其宅者。須捐數角。即乘小火車入其地。則見屋宇富麗。有飯館。彈子房。宗教書出售處。軍樂亭。均教中人所設。入教後須留鬚。不復薙去。游其地者。恍如入長鬚國也。

十九號由聖若望乘電車至印第安拿巴里 Indianapolis 印第安拿省首都也。夜宿華盛頓旅館。

二十號休息。

二十一號觀省地公署。牆屋紫色。規模宏大。兵士水手紀念碑。與之對峙。（碑高三百十五英尺。爲平美國內亂之兵士水手而設。）兩人雲霄。下午即由印第安拿巴里乘電車至羅意微爾 Louisville, Ky. 住泰雷旅館 Tyler Hotel 帳房女子。誤以余等爲西班牙人。堅來問詢。告以行止。始恍然悟。旅館老媪。則絮絮相問曰。君二人莫非雙生子乎。何眉目之相似也。開塞爾君與余面貌迥異。惟其時裝束相類。告以余爲中國人。余友爲美國人。媪以爲相戲。含笑不信曰。眞耶。又問曰。君等曾至故國愛而蘭乎。始知媪爲愛而蘭人也。是晚種痘。

二十二號游公園觀藏書樓。是日天暑。頭痛目眩。上次開塞爾君種痘後發病時。余無恙。此

次則適相反。是夕乘電車至歇而皮徹爾 Shelby Ville, Ky. 旅館窄陋而污穢。夜睡不安。二十三號病益甚。以歇而皮徹地小塵俗。不久居留。遂強起床早餐。食物粗劣不可口。而旅館中人索價半元。眞善騙矣。餐畢努力負行囊向佛蘭克福 Frankfort, Ky. 進行。人病天熱。汗下如注。每行數百武。輒擲背囊於地。臥息樹陰下。青草迷路。亦無心賞樂。此爲步行第一次。而悔意已生。眞可笑也。途中遇一老者。亦向佛蘭克福行。口嚼煙斗。面目黧黑。肩負刀鋸等物。知爲工匠也。與語如欲睡者。乃止。其行步衰頹。龍鍾然。進行無間。余等每息樹下。輒爲追及。開塞爾君因笑而相謂曰。此眞古寓言所傳龜兔競走之謂矣。兔雖善走。然自恃其能。中途假寐。卒爲龜敗。今余等步武雖疾。不如老人之無間。勝負未易卜也。言畢。遂起行。行未半里。乍見老人酣睡道旁。煙斗尙在口中。余等大笑。龜而亦熟睡。恐終無勝兔之日矣。行五六里益疲。忽大木車迎面來。聲隆隆然。本運貨車而中空。御者二人坐其前。亟呼問。能一借乘否。二人停車許諾。卽超乘。而石道崎嶇。鐵輪輾其上。顛簸不可言。兩馬受鞭策狂奔。聲震如雷。鳴咭耳。語不可聞。御者一人以刀斷坐墊。移贈。意雖可感。然亦無濟。不得已躍下行。不數里。遇一汽車。亦爲運貨者余等又呼問。御者既諾。卽登車。此車安適甚。風馳電掣。頃刻

數里。惟此車未至佛蘭克福即停止。余等遂下。當是時。自歇爾皮微爾至佛蘭克福路程。已去大半。腹飢。遂入農人家購食。主人主婦肅客入。款待周至。食物有麵餅。綠豆。蕃薯。牛肉等甚佳。償以二角五分。其家有一老者。終身未出里門一步。然諳於本地典史。幼時身見南北交戰。猶能津津道之。下午主人亦欲往佛蘭克福。遂邀請同乘汽車而往。三時抵佛蘭克福。謝之而別。時余疾亦愈。佛蘭克福爲康脫基省首都。其公署莊麗而雅靜。倒影入於康脫基河中。余等將行李存實甫居宅 *Telfer's House* 後。即往游瘋人院。院外綠陰如蓋。突遇一瘋人追隨大呼曰。汽車何在。汽車內稻草又何在。余等爲之一驚。時天已晚。游人不得入院內。遂行至一公共墓地。在小山上。石碑如林。縱目遠望。則見河水縈帶。煙籠都城。余等臥墳旁。且談且笑。墳上有小椅二。輪一。均草札。不明其何意也。既而素月流矢。夕陽遠沒。微風吹墓。懷乎不可久留。遂回宅。（凡住租房較旅館爲省）

二十四號星期日。早往教堂。牧師高談教中信條理。門戶之見甚深。聽之無甚意味。夫所貴宗教。爲其日用修身有切益。今徒尋章摘句。沾沾於一家之言。宗教與日用事物。判而爲二。則亦何貴乎宗教。下午遊省城新舊公署。舊公署內塵埃遍地。舊椅舊琴等物。縱橫滿堂。